

## 上下求索，自强不息；先辈手泽，得其所哉——在吴秋辉手稿捐赠仪式上的发言

□ 张东藩 西安市中心医院

在这明朗的大厅里，看着一百多年前我的外祖父一册册泛黄的手稿，静静地躺在平平的桌面上，真是感慨万分，思绪万千！关于这些遗稿的一幅幅画面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1927年6月的一天，在济南一间简陋的房间里，贫困一生的外祖父吴秋辉，在他病危之时，把他最小的女儿吴少辉（玉真）也就是我的母亲，叫到床前，指着她凝聚了一生心血写成的一册册手稿，也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些手稿，反复叮嘱：“我一生著作的精华还在脑子里没写出来，你把我写好的稿子收起来，二十年后再拿出来。十本《诗经通义》在张默生学生处，现在张默生没在济南，将来找他要回；还有《说鬼》数本在涿口（地名）关友声学生处（家是盐商世家），记着要回。”再三嘱咐我母亲要把稿子保存好，任何人买稿子都不能卖。又无比遗憾地叹息到：“时不待我，我脑子里的精华还没有写出来！”第二天，我那被当时众人称为一代奇杰，被康有为曾极力推崇的国学大师，被梁启超称誉学识“横绝一世”的外祖父，抱憾地离开了人世。我母亲谨遵所嘱，守护书稿，即使移柩亦未参加。

我的外祖父吴秋辉于1927年农历5月28日（民国十六年）在济南西更道街寓所逝世。外祖父逝世后，外祖母马氏带着两个女儿吴玉峰、吴少辉回到故里临清，把吴秋辉手稿妥善收藏。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，日寇占领平津后节节南侵，不到两个月，就到了德州，眼看就要进入临清了。处在这样紧张情势之际，学校只得放长假，人人计划出路，各奔前程。这时我外祖母将吴秋辉手稿亲手交给我的母亲吴少辉，怕日本鬼子来后把稿子毁了，嘱咐带走好好保存。1937年10月，我的父亲张乾一率领山东省立十一中一部分教职员、学生买舟从卫河南下，逃往西北。母亲不惜丢掉一些生活用品，决然带着这些手稿踏上了逃难的路程。斯时长子三龄，次子岁半，三子早晚又降生，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，但父母亲毅然决定携带吴先生书稿（母亲深知书稿之重要），舍弃生活必需物品，在日机空中威胁、远处炮声隆隆的情势之中，舟泊楚旺，乘火车至道口、新乡抵郑州，次日换乘陇海火车前往豫西灵宝县，寄居于乡友刘君开设之华安商店。颠沛流离的生活，次子幼小受饥寒而病亡于灵宝县。次子夭折让我母亲痛不欲生，她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在大难中携子抱子而以怀子，真可谓极为困难。人生寿夭不定，但我子死于非命，使我终身悲痛，不能忘怀。父亲的嘱托，我肩负重任，不能就此不振。我常激励自己：我是吴秋辉的女儿。”从此，这些手稿离开了家乡，随着父母亲辗转在陕西、甘肃的城镇山区。无论是步行在蜿蜒的山路，还是住在漏雨的房屋，我的父母亲都会将这些手稿放在身边，不曾离身。1938年2月由河南灵宝来到西安，后又到天水、秦安、礼县等地，时事艰危，历经磨难。母亲遗诗为证：1.《述志》（在秦安避难时期，生活极端艰苦，每念颜子渊箪食瓢饮，不改其乐，心情不觉为之安然）：“尘世寄居三十年，只爱诗书不爱钱。自食其力无间歇，粗衣淡饭心安然。”2.《祭文》“你我相依五十年矣，患难相共。自抗战漂流异乡，儿哭女啼，身无完衣，家无隔宿之粮，卧薪尝胆，但未因此小

事而反目，为爱祖国……子女在饥寒交迫中今已各自独立，并皆能尊长爱幼，此皆你我辛勤劳动之结果。从此知教子在穷困中成长之子女能吃苦耐劳，而富贵之家境未有此结果……”父亲工作调动，于1941年定居西安。在日寇飞机轰炸西安的日子里，每当防空警报响起，我的母亲都是紧紧抱着装手稿的箱子躲进防空洞。日本鬼子不断轰炸西北，逃警报时都携带吴秋辉手稿，与遗著共存亡。在抗战时期也没断与重庆联系出版遗著，但因国家不安定，一直未能如愿。解放后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，父母亲曾与许多知名学者及出版社联系遗著出版事宜，但均无着落。几十年里，辗转千里，搬家数十次，这些手稿一直被视为家中之宝，总放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。十年文革期间，手稿不幸蒙难，被抄家的红卫兵带走，不知去向。在那段揪心日子里，父母亲悲伤的面容至今历历在目。后由西安市五中时如冰老师找回交给父亲，深为感动。

出版吴秋辉先生遗著，出于对前辈的亲情及社会责任，张乾一、吴少辉的儿子张树材、张巨才、张东园，女儿张东藩、张东林、张东蕙，及吴秋辉次女吴玉峰的长女周永芳等也都参与进来，他们还寻求并得到张政烺、邓广铭、任继愈、王敦化、杨向奎、何兹全等专家、学者的帮助。

在手稿随父母漂泊了六十年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吴少辉，回想起曾经的风风雨雨，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一生时事艰危，历经磨难，我要记住我是吴秋辉的女儿，誓与遗著共存亡。”在保存手稿的同时，父母亲在各个时期，一直在和相关方面联系出版遗著，终因国家不安定，一直未能如愿。母亲常叹息：“遗稿之出版迄今60年尚未面世，实愧对先父。”

1982年，父亲张乾一联系上家乡的齐鲁书社，出版吴秋辉先生遗著看到了希望。1997年，吴秋辉先生逝世70年后，齐鲁书社出版了吴秋辉遗著《侗儻轩文存》。

我们清晰的记得，我的父亲张乾一，当时已年近九旬，每天清晨，俯身在简陋的书桌上，一字一字、一册一册的整理着手稿，不时地与母亲商讨，他们在耄耋之年，实现着埋在心里半个多世纪的梦想。父亲去世后，我的哥哥张树材，又接着在新疆的家里，利用工作之余，继续整理着遗稿，披星戴月，历尽艰辛，终于将外祖父的遗稿一一整理、抄写出来了。我的小妹张东蕙，多年来和我的兄弟姊妹一起，奔波在出版社，联系着出版的各项事务。在三代人的努力之下，自1927年至2022年，外祖父去世的95年后，外祖父一生呕心沥血写出的手稿，父母亲60多年历尽艰辛保存的手稿，经父母亲和大哥精心的整理，小妹及兄弟姊妹的努力，这些一册一册发黄的手稿，变成了一部一部精美的书籍，呈现在了世上。

面对着这些手稿，除了想到了这些无法忘怀的一幅幅画面，我们好像还在这些手稿中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，那是一种“求索”的精神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正是我的外祖父做学问中，有那种勇于求索的精神，才能有了独特的见解，才有了这样的成就，得到了世人的认可。我还看到了一种精神，那是“自强不息”的精神。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在漫长的艰苦环境里，我的父母亲，我的兄长，我的姐妹，就是凭着这种精神，保存、整理了这些手稿，使得这些埋藏了几十年的遗稿得以面世。

这种“上下求索”“自强不息”的精神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一家人，影响着我们的一生。我的父亲，正如诗人臧克家写的那样：“乾一先生，北大出身，进步思想，开阔胸襟，毕生精力，用于育人，桃李芬芳，遗爱永存。”我的大哥，15岁从军，一生坎坷，仅初中学历，成为一所大学的校刊主编。我的子侄中大都学有所成，有出色的科学家，也有出色的技术能

手。我想，这些一定都和这些手稿中蕴含的这种精神有关。多年来，我们保存了这些手稿，但是，我们也从手稿中透出的精神中，得到了许许多多。

如今，外祖父的手稿已全部整理出版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。经家庭成员一致同意，我们郑重决定，今天，把我外祖父吴秋辉在一百年前著作的手稿，全部捐献给国家图书馆。

现在，这些手稿静静地躺在这里，我代表吴秋辉的后人，向这些手稿告别，我想说，手稿放在国家图书馆，是最好的归宿！我还在想，这些手稿由国家图书馆保管，也一定是外祖父吴秋辉、父亲张乾一、母亲吴少辉、大哥张树材以及那些逝去的亲友们一致的心愿！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

感谢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帮助、齐鲁书社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鼎力支持，感谢为出版吴秋辉先生遗著辛勤工作过的同志们！谢谢国家图书馆各位同志！